

书林漫步

为《史记》纠错的“神器”

◎汪微

读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不时发现所载史实与司马迁《史记》有大相径庭之处。《竹书纪年》(又名《汲冢纪年》)是书写在竹简上的孤本编年通史，因陪葬战国魏安厘王而逃过后来的秦始皇焚书之劫，直至西晋被盗墓者挖出方见天日。当年博览群书的太史公司马迁久闻此书的大名，修史时很想找来作为参考，却始终无缘一见。《竹书纪年》的成书先于《史记》大约二百年，其史料价值和可信度不言而喻。两者对比阅读，以《竹书纪年》为《史记》纠错，亦深有趣味。

关于伊尹放商王太甲于桐宫一事，《史记·殷本纪》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返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在改过自新的商王太甲眼里，伊尹堪称古今完人，其恩德不逊于再生父母。然而，《竹书纪年》中对此事的记载着实令人感到意外：“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由此看来，伊尹非但无德无能，还是个先放逐君王、后篡位自立的野心家；太甲反而是个发奋自强的有为君主，他伺机除去逆臣，但是并没有赶尽杀绝，还让伊尹的两个儿子继承香火，显示出一代明君的大度。

我想举出的另一个例证，与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项重大发现有关，该发现直接受益于将《竹书纪年》作为这一断代工程的佐证依据。查阅以前的各种殷商史，都可见到商王盘庚迁都后商朝又历经七百余年后而灭于周的记载，这当然又是源于《史记》的定论。其实这一说法早在三国时期西蜀学者谯周就表示过怀疑，他认为殷商跨时总共不会超过六百余年。果然，又是《竹书纪年》证实了太史公的说法存在很大的谬误，比较可信的说法应当是：“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至于盘庚迁都后殷商享国年岁，则为二百七十三年，从殷墟出土甲骨文提供的有力佐证来看，《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数据被“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可。

《竹书纪年》中的类似实例还能举出不少，读后甚至能让我们原先脑海中一些固有的史学观念彻底颠覆。尽管《竹书纪年》从晋初出土之日起就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争议，但时至今日，经过历代学者的潜心整理和研究，确认它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于是，它也就成为为史学权威太史公纠错不可替代的“神器”。

书边杂写

白雁

◎段于郢

陈寅恪《乙未迎春后一日作》：“乍暖还寒几换衣，今年节候与春违。黄莺惊梦啼空苦，白雁随阳倦未归。披史独悲朱墨乱，看花谁送紫红飞。东坡文字为身累，莫更寻诗累去非。”第四句之白雁，胡文辉笺释为候鸟，“此句字面意谓雁逐暖而未北归”。谢泳引钱钟书《故国》“壮图虚语黄龙捣，恶讖真看白雁来”，认为“白雁，文辉兄未寻出古典，解为雁的饰辞。但陈钱同用，可能确有出处”。

钱诗作于1943年，虽未附注缘起，却不言而喻。据柯劭忞《新元史》，“宋末童谣有云‘江南如破，白雁来过’，又讖语云‘亡宋者，白眼将军也’”，皆预言蒙古人伯颜灭宋，白雁及白眼是其名谐音，此即钱诗出处，借指日寇。李希圣诗“神山已遣青鸾去，瀚海仍闻白雁来”，后句也用其事，喻指八国联军。朱骏声诗“但教师捣黄龙去，那有江横白雁来”，梁章钜诗“当年若许黄龙到，继世焉知白雁来”，均以黄龙白雁对举，与钱诗之命意相近。然而陈诗作于1956年2月6日，已在“破碎山河迎胜利”后十余年，未有亡国之虞，似不必与钱诗“同用一典”，如勉强也为之“寻出古典”，或是杜诗“旧国霜前白雁来”，只不过反其意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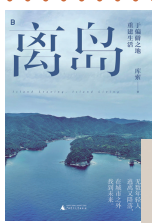
陈诗前半截写迎春，后半截写披史。在岁序上已然立春，但事实上春寒料峭，即朱师辙所和“盼望阳回与愿违”，是以白雁未归、早莺空啼。如此天气(胡文辉谓“兼喻政治气候”)，可奈人何，披史遣闲，却不得不涂抹改易甚多，以致朱墨相乱，不堪卒读，盖心有所忌也。“看花谁送紫红飞”，胡文辉未注明出处，史载“禹锡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者不喜”，所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陈诗似用此意。其时陈寅恪被所在中山大学副校长龙潜为难，诗之尾联云云，是陈寅恪不欲效尤古人以诗招祸，宜自戒慎。陆键东谓陈诗“悲感更深沉”，斯可谓知言矣。

《一千零一夜》

插图选(7)

吉尔伯特·詹姆斯 绘

非洲魔法师带领阿拉丁来到山谷。



新书快递

离岛：于偏僻之地重建生活

库索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库索历时三年，独自走访了日本最为偏僻的数个小岛，切入岛国鲜为人知的边缘地带。五岛、佐渡、隐岐……离岛满足人们与世隔绝的浪漫想象：丰裕的自然，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得以完好保留的古典之美，悠闲缓慢，自给自足。

消遣：从金石艺术到中国现代史学

[美]宗小娜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通过对金石学在晚清和近代的变迁，讨论作为古代文人消遣和收藏鉴赏手段的金石学如何演变为现代历史学的一个领域，其间，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思路与新的历史学方法、考古学方法交融，逐渐变为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小小小小的人间

李彬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李彬以“第一视角”观察正在个体身上发生的小确幸、小烦恼、小欢喜、小哀愁，并以简单温馨的笔触描绘出诸多“陌生朋友”的闪光时刻。全书精选140余幅“人间日常”系列中的画作，特别收录他100余篇诗意般的随笔，这座“小小小小的人间”就此建成。

一篇文学评论

[丹]克尔凯郭尔著

商务印书馆

这是克尔凯郭尔对丹麦作家托马西娜·居伦堡的小说《两个时代》所做的评论。克尔凯郭尔将革命时代描述为本质上是热情的，剖析了现代的平庸化倾向，对不具个性的人群进行了解剖，论述了“拉平”“离群”“公众”等概念。

《四季随笔》书名小笺

◎莫泊

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在中国已有五六种译本，其知名度简直不输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这本书的原名直译过来是《亨利·赖克罗夫特私人杂记》。像伊利亚一样，赖克罗夫特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吉辛在序言中佯称是在编选亡友赖克罗夫特遗留的杂记，大致分为四辑，依次冠以春、夏、秋、冬作为标题。第一个翻译此书的李霁野便是据此将书名改译为《四季随笔》，

后来的译者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中文世界里最早提及此书时，书名译作《草堂随笔》，如周作人《喝茶》中写道：“葛辛的《草堂随笔》确是很有趣味的书……”据说郁达夫也很喜欢此书，称之为《草堂杂记》。这“草堂”二字从何处而来？我开始怀疑可能是有日语译本在先，因为周作人和郁达夫都是在日本见到此书的。但为什么会用“草堂”这个别具中国古典色彩的词汇呢？仍然费解。

书评书话

后来得知此书另有一名 An Author at Grass，李霁野译为《闲着的作家》，叶灵凤译为《一个休养中的作家》《一个退休中的作家》，而Grass这个单词最常见的义项恰巧是“草”字，这才恍然大悟——赖克罗夫特在乡下闲居的日子里写下这些随笔，“草堂”不正是中国古人退隐闲居之所吗？

董桥《访书小录》中写到此书，他觉得译成《四季零墨》，大概也行。